

SI WANG YU QING LTAN



死网与情恋
SWYQL

I561.4

227

死网与情恋

(英) J·F·纽曼 著

张军 徐申 顾珊珊译

昆仑出版社



00014435

尔伦字雅雅[学院]

013906

图书编号书

死网与情恋

[英] J. F. 纽曼 著

张军 徐申 顾珊珊 译

何 清 校

昆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6.5印张 13千字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400册

ISBN 7-80040-094-8/I·84

定价：1.90元

引 子

紧张，象一把巨大的钳子，死死钳住他的脖子和双肩，使他无法摆脱痛苦。他考虑要不要再服一粒药。最近他已服了不少，可他知道服得再多也没用。因为这紧张来自恐惧。

艾伦·帕克上校站在宽宽的楼梯顶端，倾听着楼内的动静。他是个单身。自从他姐姐死后，他已独居了十年。他早已习惯了独身生活，很少有恐惧感。可最近，当他听到那个人就要成为美国二十五年来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时，则不能不使包括他在内的一些人感到恐慌。

楼下一片寂静。他活动一下身子，想让自己放松下来。尽管他努力使自己相信楼下根本没人，但还是无法摆脱不安。他确信，威胁的确来自那个将去中国的人。

短枪。他猛然想起了他那支双筒12毫米口径的短枪。枪就放在书房的柜子里。要是拿上它，装上子弹，挨个房间检查一遍，就可以停止胡思乱想了。

他小心翼翼地走下楼。书房的门半掩着。他跑着穿过宽敞的大厅，冲进书房，猛地拉开灯，直奔放枪的柜子。他打开抽屉，一把抓起了短枪，一边上子弹，手指一边抖个不停。

他拿着短枪在房间里查看一遍，走出来关上门还上了锁。他关了灯，爬上二楼，逐个查看闲置不用的卧室和卫生间，未发现什么。

回到卧室，他感觉轻松多了，同时也为自己的举动感到可笑。他把短枪竖在卧室的墙边，然后走进卫生间，准备吃粒安眠药，把一切都忘掉。服过药后，帕克随手关上卫生间的壁橱。这时，他的心猛地一悬：壁橱的镜子里映出一个人影，那人站在门口，戴手套的手里握着帕克的短枪。

帕克猛地转过身，可他说不出口。他的下颚痉挛地动了一下，喉咙发出一种含混不清的声音。

来人示意帕克向前走。帕克刚一靠近他，他立即用短枪的枪口抵住帕克那皮肉松弛的脖子。

“我有钱。”帕克费力地低声说。

那人点点头，面部毫无表情。突然，他露出令人生厌的微笑，两颗长长的门牙挂在下唇外。

帕克不害怕了，两千美元也许可以救他一命。

来人紧盯着帕克，突然把枪托猛地垂向地面，但枪口却依然顶住帕克的脖子。他选择好角度后扣动了扳机。枪口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冲击力将帕克抛到洗手池上，随后倒在地上。

他把枪放在帕克手里，枪口冲着帕克的头部，样子完全象是自杀。但随后他又将枪移开了。他深谙弹道学，如果是自杀，开枪后短枪不可能还握在死者手中。稍加思索后，他把枪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他检查一下自己的皮茄克。尽管血都没从他身旁溅过，他身上还是沾了几滴。他掏出手纸，擦去衣服上的血污。马桶也溅上了血，他没有把手纸从马桶冲下去，如果他冲洗，老练的警察就会发现帕克死后有人到过这里。

当他走下一楼时，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他大吃一

惊。黑暗中铃声听起来很刺耳。可能是枪声惊动了邻居。如果无人接电话，邻居很可能会报警。铃声不响了。他没有动，他估计电话还会打来。果然如此。下一个电话很快就会打到警察那里。

他没有慌。到目前为止，他唯一的失误就是低估了这里的邻里关系。以他的估计，这些退休后来佛罗里达的中产阶级白人，除了想着自己如何消磨晚年外，不会关心别人的事。

除非凑巧有巡逻车在这一带，否则从最近的警察局开车到这里需12分钟。他走出小楼，锁上门，镇静地向前走去。他尽量避开有灯光的那幢房子的视线。他的车子停在一个街区以外，走过去大约五分钟的路程。他没遇上任何人。

当街上响起警笛时，他已坐上租来的那辆“道奇”车，向机场驶去，他脸上再次露出令人生厌的笑容，门牙也再次挂在嘴唇外。他已没有什么危险，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看一眼手表：11点零5分。登上飞机前，他还来得及在机场喝杯咖啡。

上 篇

记住，尽管你面露欢
颜，内心里却在哭泣。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很快就要在纽约拉奎迪亞机场降落。请您不要吸烟。请系好安全带。”

飞机从佛罗里达起飞已经飞行两个半小时。这期间坐在一等舱里的范尼斯克一直没解安全带，喝过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后，他睡了一觉。此刻，他开始收拾放在邻座的行装。他极力不去想刚完成的那件工作。那件事使他感到自己是个混蛋，一个十足的42岁的混蛋。

他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今天早晨他把那位少女交给其父母时，她那副受到伤害和欺骗的神情。她曾以为，既然他们之间在新墨西哥已发生了关系，他就不会送她回家了。她失算了。这种事范尼斯克见多了。虽然她年仅15岁，但这并没有使他不安。他唯一担心的只是怕被她传染上疾病。这是为了女友泽尔。他可不愿带给她什么疾病。

他不再想那少女的命运。不管怎样，他完成了又一项追踪任务，增加了一位满意的顾客，他的声誉在黑手党眼里也可以提高不少。

自打四年前离开联邦调查局开办私人事务所后，他受雇

为黑手党办了多起追踪案，每次得到的酬金都比他在联邦调查局干同样工作要高。这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他喜欢于这一行，他也需要钱。这正是他当初离开联邦调查局的原因之一。

在机场大厅的电话间里，范尼斯克给他办公室的电话服务台打了个电话。值班小姐告诉他，克拉克·坎宁安曾四次打来电话，要范尼斯克回来后马上同他联系。

他挂断了电话，然后又投进去一枚硬币，但转而又决定今天不给坎宁安去电话。他一边穿过大厅向门口走去，一边琢磨着克拉克·坎宁安的电话。坎宁安是华尔街颇有声望的律师，可他的人品却不怎么样。范尼斯克有许多工作是坎宁安事务所介绍的，可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急于找他。

范尼斯克钻进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开出女王隧洞后，范尼斯克决定先不回公寓，而去哈德逊大街44号，泽尔的儿子萨姆在那儿上学，她每天下午去接他。

范尼斯克赶到那里时刚好放学。他坐在车里，透过车窗注视着由学生、家长和保姆组成的乱哄哄的人群。泽尔和萨姆正走出大门。萨姆在讲述着什么，泽尔听得很认真。此情此景，使范尼斯克产生了一种嫉妒。他呆在车里没动，目送他们转过哈得逊大街，沿克里斯托弗街向东走去。

这种想法有些可笑，可这并不是第一次，只要泽尔和萨姆在一起而他又不能加入时，他总不免有这种感觉。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是萨姆的爸爸，也不是因为他比泽尔大了十多岁。泽尔把一切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他不会象爸爸那样

令她失望。至于范尼斯克，她只不过把他当成情人，而不是当成孩子的爸爸。

“您在这儿下车吗？”司机问。

“不。”他决定不在这儿追赶泽尔，“送我去西23街。”

范尼斯克发现他的公寓房间里有两封从门下塞进的短笺。一封是克拉克·坎宁安写来的，另一封来自一个社团组织。第一封信使他再次感到不解，为什么坎宁安这么急于找他？只要打个电话，他就可以知道律师找他的原因。但他不想那样做，他决定先休息一下。

洗完澡，吃了些三明治，他开始给泽尔打电话。从电话里可以听出她很高兴，这也深深地感染了他。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十分钟前。等一会儿我们一起吃饭好吗？”

“听我说，吉米，我这儿还有一个男人。我不知他怎么想，让我问问他。”

电话里传来不连贯的对话声。

泽尔又拿起电话：“我已跟我的上司谈过了，他完全同意。”

他不由又产生了那种荒唐的嫉妒感。“我大约一小时后到你那里。问萨姆好。”他挂上电话，心想，她对孩子真是太过分了。萨姆只有五岁，可他却象大人一样敏感。

2

泽尔和萨姆住在查尔斯街上一套租来的公寓房里。尽管厨房和卫生间很小，两居室的房间也不大，但泽尔已在这儿

住了四年。公寓象征她的独立，她不会轻易搬出去的。

在范尼斯克意识到他和泽尔的关系已不单纯是两性关系后，他花了很大功夫也适应不了她的独立性。他曾劝说她搬到他那里去住，但结果只是俩人交换了各自房间的钥匙。他们继续保留着各自的王国。任何东西，如果留在对方那里，只说明是暂时忘记了带走，没有任何别的意思。范尼斯克看到前景一时难以有什么变化，只好宽慰自己，这样也许更好。干他这一行的，生命没有保证，还是留有余地更好。进门前，范尼斯克按了下门铃。这也是他尊重她的独立性的表示。萨姆跑来迎接他。

“喂，小家伙，你好！”

“你好，小家伙！”小男孩学着他说，并挥起小拳头，假装向他进攻。范尼斯克用双手托住他的腰部，把他举到空中。

“你总是这么淘气，小傻瓜。”

范尼斯克把他扛到肩上，向站在厨房门口的泽尔走去。他用一支胳膊搂住她，和她接吻。

“工作顺利吗？”

他扮了个鬼脸。他想起了那个少女，心里很内疚。还没有一个女人能象泽尔这样深深地吸引着她。

“找到她了，送她回了家，也拿到了报酬。”他把萨姆在肩上颠来颠去，萨姆笑个不停。“看着，小家伙，我把你从窗口扔到街上去。”他把萨姆悠起来，又一把抓住。

玩耍够了，萨姆准备上床睡觉了。同许多美国下层社会的孩子一样，萨姆没有机会接近电视，泽尔属于美国少数不拥有电视机人家中的一个。只要泽尔带萨姆到范尼斯克那儿

去，他总是先打开电视让他看。他知道孩子非常渴望得到这些东西，尽管他的妈妈没有。

泽尔从孩子的房间出来后的说：“有个律师想找你。他叫克拉克·坎宁安。想必你认识。”

“他到这儿找我？”这一消息使范尼斯克感到吃惊。尽管他不想隐瞒他与泽尔的关系，但他没料到坎宁安会这样随便。

“这个家伙怎么会知道电话号码的呢？”这事很令他恼火。

“出了什么事吗？”

泽尔用一支胳膊搂住他，另一只手端起他的酒杯喝了一口。

“在我同他取得联系之前，我无法知道。”

“他的秘书说有重要事情。”

“让他等到明天吧！”他冲她一笑。

“我挺想你的！”

“真的吗？”这话让他听起来很舒服。

她解开他的衬衣扣子，把手伸了进去。“你想我吗？”

“跟你说吧，我跟那个地方最漂亮的女人睡过觉。”

“你是说那些出逃的人？”

“我可不在乎是谁，反正黑暗中女人都一个样。”他笑着说。

这个半真半假的玩笑使他稍稍减轻了些负罪感。许多人，包括他这个非天主教徒，也习惯于部分地承认事实了。这样做有时很有必要。

“我本来打算我们一起吃晚饭的。”范尼斯克说。

泽尔瞥了一眼儿子的房门，轻声说：“我们最好现在就睡觉！”

范尼斯克把跟泽尔作爱当成一件惬意而高雅的事。一年前，他们心照不宣地交换了钥匙，此后他们俩就经常畅通无阻地进入对方房间，同时也消除了性交往方面的障碍。在此以前，他们都感到有点儿拘束，不能尽情享受作爱时的快感。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作爱时泽尔常常能很快达到高潮，范尼斯克也总是精力充沛。

泽尔悄悄地达到了高潮。一分钟后，他也达到高潮，安静下来了。

他看着泽尔溜下床，穿上睡衣。她的臀部已开始变圆，但仍显得很苗条。

“干嘛穿上睡衣？”

“我以为你已睡着了。”她弯下腰吻了他一下。“你可以再脱么！”

她走到萨姆的房门前，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

“他睡得好吗？”他问。

“他有些热。我想他太兴奋了。”

她又上了床。

“我这个人是容易使人激动的。”他把她拉过来，亲了一下。

“不错，你是这种人。”

他感觉到自己又有些热血上涌，跃跃欲试。他伸过手，脱下她的睡衣。

第二天早晨，泽尔起得很早。她唤醒范尼斯克，让他冲了个澡。随后，她又叫醒萨姆。早上她总要为孩子准备点好

吃的，作为他晚上看不上电视的补偿。

在哈德逊街上，范尼斯克叫来一辆出租车。泽尔母子总是愿意步行去学校。

范尼斯克的事务所座落在迪维辛街。这是一条位于运河街和东百老汇街之间的东西走向的小街道。

范尼斯克没有直接坐到迪维辛街，在鲍里街下了车。他步行走过两个半街区，来到他的事务所。

范尼斯克从门厅里的信报箱中抽出寄给他的信札：一封是美国航空公司寄来的退款支票，一份是某公司关于为他重新装修办公室的答复信，还有一封是他意料之中的坎宁安写来的便条。他想坎宁安一定会在信中写道：“混蛋，范尼斯克，我已经另雇人了！”但是坎宁安并未这样写。

时针刚刚指到6点20分，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是坎宁安的秘书打来的，随后律师接过了电话。

“你可真难找哇！”坎宁安说。“请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怎么样？”

“有事吗？”

“见面再说吧！”

范尼斯克说他一刻钟后到达。他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琢磨着坎宁安会有什么事。看来，他真的遇到了难题。范尼斯克拉出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手枪，弹夹里子弹满满的。

他把手枪插进口袋，然后穿好大衣，去同克拉克·坎宁安会面。

座落在华尔街的迪安、恩格尔伍德和坎宁安等人的事务所看上去华丽壮观、气派非凡，使范尼斯克的事务所相形见绌。

“请进，范尼斯克先生。”坐在宽敞明亮的接待室里的女秘书对他说。“坎宁安先生正在等您。”

除坎宁安的办公室外，楼里还有五个办公室，每个房门都紧闭着，厚厚的门板遮掩住一切。这属于那种既令人望而生畏又肃然起敬的事务所。

坎宁安正在打电话，谈着为证券交易委员会辩护的事。看样子是桩大买卖。

范尼斯克在长沙发上坐定，又一次打量起这间办公室。室内的摆设，与其说是为了实用，倒不如说是为了炫耀。墙上挂着一幅法国名画家莫里斯·尤特里洛为坎宁安画的像。它虽不能说明主人的艺术鉴赏力，但却使客人在赞赏的同时增强对律师及他本人运用法律能力的信任。

打完电话，坎宁安从办公桌后站起来，伸出手向他走来。他同范尼斯克打交道总感到惴惴不安，觉得他有点儿捉摸不定。他清楚地知道，这位侦探对他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从不放在眼里。他之所以帮助范尼斯克穿针引线，是因为这位侦探颇受很多当事人的赏识。在一些人眼中，范尼斯克已成为传奇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善于处理棘手的案子。当事人当然都愿意雇用最好的侦探。所以，律师只好掩盖起他对这位不可捉摸人物的不快，硬着头皮同他打交道。

“我很高兴你这么快就来了！”

“因为你催得急。”范尼斯克坐着未动。

“是我的当事人催得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昨天下午。”

“戴特里克打来电话。他很欣赏你出色的工作。”他顿了一下，打量着范尼斯克，等待他说话。但他仍未开口。

“你现在忙吗？我是说你能不能放一放手头的事情，帮我干件事。这是件大事，需要花很长时间，而且很急。”

“你知道我的要价。”

坎宁安挥了一下他那保养得很好的手，象是驱赶一只苍蝇。钱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我的当事人不会计较这一点。”

华尔街上的噪音污染十分严重，但坐在这七层楼上的办公室里却什么动静也听不到。范尼斯克权衡着律师的建议。他觉得他应该接手这项工作，只是需要搞清当事人是谁以及自己的安全是否有保障等问题。

“什么任务？”

“寻找六个失踪人。”

“调查失踪人是我的本行。他们什么时候失踪的？”

“1963年。”律师轻松地答道，似乎那不过是几天前的事。

“时间这么长恐怕很难寻找线索。”

“我没说容易，实际上可能会特别难。所以才找你接这个案子嘛！我可以帮帮你，向你提供点线索。”他回到办公桌边，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档案夹，但没有递给范尼斯克。

范尼斯克知道他在期待自己的答复。

“这里有那几个人刚失踪时的情况记录。”

“这么说他们并没有失踪。”范尼斯克说。

“我不想跟你咬文嚼字。他们从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圈中消失了，现在可能生活在世界别的某个地方，甚至有一个或更多的人呆在‘铁幕’之后。不过看来他们大都在西欧，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其中一人在墨西哥。”

“找到他们可要花大钱。”范尼斯克对他说。

“这个问题你不用操心。”

范尼斯克的又一个提问更突然，连他自己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

“谁想雇用我？”

坎宁安犹豫了一下，回答：“哈里·科恩。”

范尼斯克点点头，丝毫也未表现出惊讶。

“我最好能同他谈谈。”

“他不会向你提供更多的线索。”他的语调中带有严厉和不耐烦。

范尼斯克并不指望从科恩那儿得到更多的线索，他只是想了解追踪那些人的动机。如果确实是科恩雇用他，他应该知道原因。哈里·科恩是黑手党头目。象他这种人，除非对自己有利，否则他绝不会告诉你任何东西。

范尼斯克从沙发上站起来，接过律师手中的档案夹，表示他同意接受这项工作。

律师不情愿地打电话给他的当事人。科恩同样不情愿地答应了与这位侦探见面。

在从二马路乘车去科恩办公室的路上，范尼斯克一直在想，如果他把那六个人找回来或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结局

将会如何呢？他可以问科恩，但他不想问。他从来不喜欢问这类问题，这也是他受当事人欢迎的原因之一。他深知黑手党的报复心极强，愚弄他们的人终究难以逃脱报复。但既然已经时过境迁，为什么又旧帐重提？又为什么如此急促呢？这肯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这些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令他迷惑不解，焦虑不安。

哈里·科恩没有解除他的疑虑。

科恩身材不高。虽然他生活阔绰，但可以看得出他过得并不舒心。他的公司设在56街与三马路交叉处一座玻璃钢结构的塔楼里。同坎宁安的办公室一样，他的办公室里也摆满了昂贵的收藏品。他的公司生产电器元件。据范尼斯克所知，他也搞橄榄油进口买卖。

“范尼斯克，我能告诉你的，”科恩边说边从烟盒里拿出一支雪茄点着，“我想坎宁安都已告诉过你了。你还想知道谁用你？”

“是的。”

“你估计你能找到他们吗？”

“目前看来，不太容易。”

科恩盯着他，猛吸了一口雪茄。“你是个声誉很高的侦探。我们雇你是因为你不喜欢问不该问的问题。我喜欢这样的人。”

范尼斯克猜测，这家伙要找那六个人的原因，肯定属于黑手党内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从未与哈里·科恩正面打过交道，只是从联邦调查局档案里认识了他。象他这种曾显赫一时的人物在联邦调查局都有档案。最近几年，他从报刊上对科恩有了进一步了解。